

书香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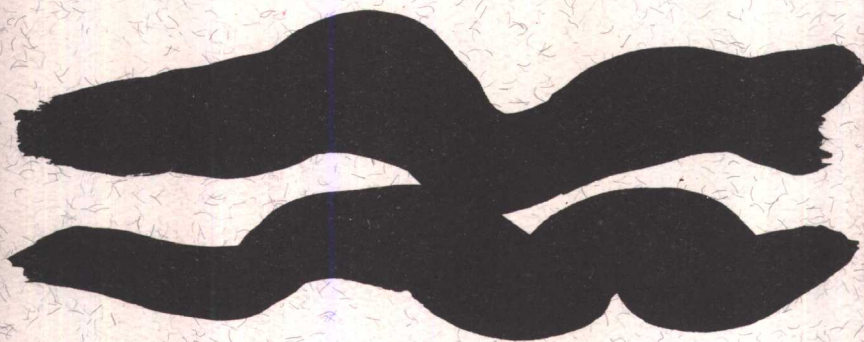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 王国之梦

——顾彼得与丽江

戈阿干 和晓丹 著



# 王国之梦

——顾彼得与丽江

戈阿干 和晓丹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之梦:顾彼得与丽江/戈阿干,和晓丹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0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ISBN7-5415-1859-X

I. 王… II. ①戈…②和… III. 顾彼得一生平事迹  
IV. K835.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378 号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 王国之梦

——顾彼得与丽江

戈阿干 和晓丹 著

责任编辑:甘宏跃

特约编辑:张 晶

封面设计:鞠洪深

西 里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景

---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精工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9 $\frac{5}{6}$  字数:230000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415-1859-X/K·55

印数:1-3000 定价:15.00 元

#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羡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疠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蕨蓂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 26 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 80 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 90 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遒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飨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 前言

玉龙山迎来改革开放年代，迷恋丽江的外国人又踏进早年被他们称为东方瑞士、中国威尼斯的这片美丽神秘的土地。早已作古的顾彼得先生不能再转来，但他的书已出现在丽江古城街头，一些他当年的朋友捧上《被遗忘的王国》，就如同又看见顾彼得其人，仿佛又让他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丽江是1985年7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公布为“乙类对外开放区”的。其实丽江的“对外开放”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那个远逝的岁月。近年有学者查实认证：清同治六年（1867年）一个叫德斯古丁斯的法国传教士已把一本叫《高勒趣俄桑》的东巴经招魂书从云南远邮巴黎，数年后一个叫吉尔的上尉和另一个叫梅斯内的英国人旅居丽江后又把三本经书寄往英国，内中一本还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个时间比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昆明附近摄取那批“百年老照片”的年代早了30多年。历史跨入20世纪门槛后，窥伺丽江这块神秘土地的外国人骤然增多。一些中国文人不甘滞后，也陆续走进丽江与西人试比高低。于是探秘丽江、描绘丽江、猎奇丽

## 王国之梦

江的文章开始在海内外接踵出现。若干部像砖头般厚重的书籍也相继问世。身为丽江人，我对这些写丽江的文章和书籍有特殊兴趣，不过也常常感到眼花缭乱，有时还枉生一肚子闷气。不想《被遗忘的王国》，深深打动了我这个“王国”土著。

这书 1955 年由英国伦敦约翰·默里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丽江人捧读它的汉译本已是 40 年后的事。我们开初都未能一睹为快，可想想也犯不上生太多惋惜。那个时代的书现在好多已当废纸回炉化浆，经得住四五十年历史潮水洗刷的书真是凤毛麟角。而“王国”这本“旧书”一出现在古城书市，便很快变成畅销读物，且多次重印，几千册、几万册、十几万册乃至几十万册……不仅“王国”土著爱读，海内外华人 and 西方人也在捧读。这应被视为近年出现在古城的一道特异风景。一个曾被传为恶魔的人，居然能撰述如此让人珍爱的书，这也太出乎人们的预料！

这位俄罗斯人初到丽江时，我还只是个三四岁的幼童；待他离开丽江，我已十多岁。当时丽江旖旎的山光水色，雪山脚下安谧的村庄和古城，纳西人质朴的民俗遗风，东巴经神秘的原始象形文字，犹如磁石般吸引着很多北美和欧洲的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和文化人类学者，有人羁留十来年以至几十年仍不愿离去。我小时跟随母亲进城，几年后又考上古城文伯小学当走读生，在很多蜿蜒于小河畔迷宫似的巷道里，特别是在学校附近的那座基督教堂门前，和在农

历三月、七月分别在象山脚下的玉泉龙潭和狮子山西麓举办的骡马交易会上，目睹不少长相怪异的欧美人。但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是顾彼得先生。他离开丽江后不久，我考上那所也是位于教堂附近的丽江中学，方才听到有关他的很多传闻。但那时人们已把他描绘成一个很可怕的“白俄间谍”。有关他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政治性传闻，作为一个少年，我未曾费神地去琢磨，然而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着一则奇谈，说他有个嗜痂之癖：专门吸食男人的精虫。我有位教语文和美术课的老师，据说就曾被他吸食过。这便让我暗自认定，他该是头十恶不赦的“白俄魔兽”！那时真无从料想，到头来自己竟乐意为他写这本书。

1995年初，赶赴丽江拍摄一组东巴仪式系列资料片的机会，我头次寻访一些当初敢同“魔鬼”打交道的家乡父老。这时人们已敢于把压在心头近半个世纪的真话吐出让我倾听。爽直的语言化做阵阵清风拂去我心头的浓云迷雾，令我蓦然改变童年时对他的种种掺和着恐怖疑惧心理的偏狭陈见。基于这种“良心发现”，我先写下一篇题为《一个没有被纳西人遗忘的俄罗斯人》的纪实性寻访记，于1996年3~4月份期在《东陆时报》“环球”版刊出。这第一次寻访算是自发的，像某种好奇心在驱动，同时也很不深入。时隔4年有余，从1999年5~7月，我又在家乡丽江进行第二次寻访。这次是带着使命下去的。云南教育出

版社决定推出一套《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丛书策划人汤世杰先生把“顾彼得与丽江”的撰稿任务交托于我。这回我就下榻在顾彼得先生旧居——当年他的丽江工合事务所荷多柯(金甲村)故址,除了继续在大研古城转悠搜寻外,再赴金山、七河、白沙、黄山、拉市等丽江乡村一一拜访尚幸存的顾先生的友人和一些“工合老人”。历时近两月,记录下两个采访手册。至此,他在丽江的活动踪影,包括他本人的个性癖好和人格形象,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赴丽江前夕,恰好有位从家乡丽江五台归来的名波尔的德国友人赠送我一本载有多幅照片的英文原版《被遗忘的王国》。到丽江后,我找到了一些还在世的老照片中的纳西人,或者是他们的第二、第三代后人。这书对第二次寻访提供了很珍贵的有形线索。回昆明不久,又是波尔先生从国外邮来另一本顾彼得先生的英文版著作《玉皇山的道观》。我女儿和晓丹尽快把它翻成中文让我一睹为快。在这本写中国道家文化的书的“结束语”里,顾先生又一次坦露对丽江的眷顾情怀。他说丽江“就是我的香格里拉”,“因为他们(丽江人)辨认出我和他们有同源的精神。爱、奉献和友情的财富一下堆积在我的周围……我想永远留在丽江,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具有老子精神的地方”。在不少中国读者已熟悉的《被遗忘的王国》中,顾先生曾向读者明示,他能在丽江立足并获成功,受益于他对中国道家文化——“老子精神”的学习与接受。这个

说法很在理。鲁迅先生讲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安身立命并成就一番功业，不熟悉这个包容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人生理想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那能行呢？他两岁失父，自幼由慈母抚养呵护成人。他那位很有文化素养的母亲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为使读者较全面了解他到中国，特别是羁旅丽江后的种种心路轨迹和精神求索，了解他为何能与中国人、特别是与丽江人有着“同源的精神”的奥秘，在这本书里，我除主要选载《被遗忘的王国》里的一些译文外，也把《玉皇山的道观》一书的第一章“母亲与儿子”、第二章“静修之地”和“结束语”译文收进来一并奉送读者品味阅览。

在两次寻访期间，听到人们吐真情讲真话，常令我滋生种种感触。本来人生张嘴，还都希望讲真话，可很长时间人们不能讲。过去有些丽江人给顾彼得取了个绰号叫“洋人希奴”——“疯子洋人”。其实人们心头明白他并不曾疯。倒是他离开丽江后，古城果真冒出不少真疯子，以至有了“丽江疯子多”这么句民谚。那几年古城大街小巷几乎任何时候都会撞上疯子，他们之中有的还惯演街头恶作剧，令胆怯者防不胜防。现在人们都说丽江美，可当时谁在丽江目睹那么多疯子，准会说丽江糟糕透了。我曾寻思“丽江疯子多”这句谣谚，想到它应有多种因素，但内中该有这样一条：那就是不让人们吐真情讲真话。然而把真

## 王国之梦

情真话都压在心头，人只会被扭曲，搞不好憋得发憊发慌以至发疯。古往今来，“王国”公民中不乏滑头骗子，可大都比较率朴、直道（这一点顾彼得、李霖灿等人都觉察到了并都写在自己的书里），他们不善于屈从那种充满瞒和骗，大家有嘴只能讲假话而有人有耳又只愿听假话的社会恶习。这些年，丽江的疯子又骤然减少，已很少再见他们在街头游荡，这同人们已可以讲越来越多的真话也应该有联系。譬如对顾彼得这样过去全丽江人都谈虎色变的“恶魔”（那时丽江设有“顾彼得特务专案组”），今天可凭自己的记忆讲出自己的真话。这应该叫真正的“开放”或叫“解放”吧！就凭这一条，丽江的开放级别似可从“乙级”再往上跳升了。

说实话，对一位从来未曾接触，以至连个照面也没打过并过早作古的异域人，要琢磨他认识他理解他谈何容易？不过我现在仿佛已看见这位俄罗斯人拄着根拐杖，戴上副琥珀色玳瑁近视眼镜，微低着一个秃了顶闪着亮泽的头颅，从幽深的古城巷道里一步步向我走近，让我从迷惘中渐渐看清他可亲可敬的形影；而自己也诚实地、努力地一步步走近他时，不仅他的外观形体，就连他血管里的脉搏和深埋在骨子里的灵魂，也似乎让我号到了几分，看清了少许。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生在世，古来福祸总相随，荣辱毁誉哪能由自己！可一个人不论降生何方，染上何种肤

色，有着何种癖好，要想在这个世上追求真实、求索信念，比去追逐财物、求取名分要艰辛得多。顾先生的人生旅途老那么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次次被“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他活着时也不富裕，然而他幸运地在他所爱的中国找寻到一块他的精神“王国”。于是他的写作变成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欣然回望和真切眷顾，也变成一种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令人仰慕的消遥方式。对他来讲，这个王者国度似乎已从必然王国转为自由王国。

半个世纪的时间长河，足以湮没人世间许许多多过眼云烟，可他确实是位没有被纳西人遗忘的俄罗斯人！他曾像一团炽热的火，在雪山脚下为贫苦民众驱寒送暖；他平易近人、和蔼又幽默风趣，曾给千年古城平添一抹生机，让老街深巷腾起欢声笑语；他迷恋丽江，酷爱丽江，一往情深地在那里播种爱心，为平民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好事，然而长时期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于是他又变成一道阴霾笼罩丽江，他的纳西朋友为此无一不辱蒙不白之冤；他又是预言“丽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的第一位西方人，当古城果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人们用沉重而深情的嗓音呼唤他，他当年在丽江的纳西朋友和“工合老人”们，从此也开始扬眉吐气起来。他离开丽江已整整半个世纪，他在新加坡谢世也有20余年，但他那幽默中透出和蔼的笑貌，他的一往情深的魂灵，想必会永久永久流连在他向往的中国，他钟爱的古城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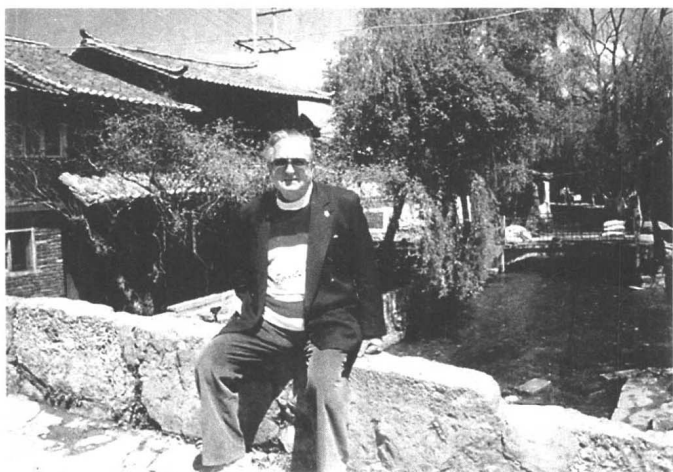
20 世纪 30 年代，顾彼得先生与杭州玉皇观道士朋友合影



顾彼得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丽江查访偏远的工合组织



1966 年顾彼得先生与他的监护人内尔在新加坡



顾彼得先生监护人内尔于 1977 年在丽江古城